

血,所以一切精血亏损之证,如肝脾虚损,精血不足,男妇精血、宫血不充,肾水真阴不足,精衰血少以及脾虚失血,劳倦伤阴,精气不化,或阴虚内乏,以致外感不解;精气大亏……虚在阴分而精不化气者;及气血双亏,须发早白,形体不充者。又如正虚之瘟疫患者,若参地并用,可收补中托里之功,例如“其或初感寒邪,但见脉证真虚,邪不易散等证,则人参,熟地之类,开手便当速用,愈早愈妙。至于阴阳两伤者,熟地同样不可缺少。

张氏常将熟地与人参配伍应用,治男妇气血大坏,精神失守危剧等证,他说:“补气以人参为主,而芪术但可为之佐;补血以熟地为主,而芎归但可为之佐;然在芪术芎归,则又有所当避,而人参熟地,则气血之必不可无。故凡诸经之阳气虚者,非人参不可;诸经之阴血虚者,非熟地不可。人参有健运之功,熟地禀静顺之德,此熟地之与人参,一阴一阳,相为表里;一形一气,互主生成,性味中正,无踰于此,诚有不可假借而更代者矣”(卷四十八隔草部)。《新方八阵·补阵》29方中,人参熟地同用者,有大补元煎、五福饮、七福饮、三阴煎、五阴煎、补阴益气煎、两仪膏、赞化血余丹等8方。《新方八阵》189方中,用熟地者有50方,于此可见张氏对熟地之善用喜用。但张氏决非一味填补之流,其用补用泻,均视客观病情而定。总之,张氏运用熟地,瞻前顾后,左右逢源,上下呼应,已至出神入化境地。

矫枉当过正,另具只眼

金、元、明代是医家辈出,各抒己见,百家争鸣的医学发展昌盛的时代,张氏身历其境,以其雄厚的医学基础及丰富的临床体验,在理论与实践的领域内,就前贤的一些论点,另具只眼地进行了述评,其中不乏中肯的意见,如:

一、辨河间:“刘河间原病式所列病机,原出自内经至真要大论……奈河间不能通察本经全旨,遂单采十九条中一百七十六字,读为二百七十七字,不辨虚实,不察盛衰,悉以实火言病”(卷三辨河间)。张氏对此持有异议,他认为,即以火而论,亦有虚实之分,实火固宜寒凉,而虚火最忌寒凉,须知寒凉之属,“多致伐人生气,败人元阳,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”(同上)。从而得出“有无之求,虚实之异”,是临床医生“最当深察”的医学格言,值得我们三思;此外对于河间处理小的具体的病种上,也有其不同的看法,他针对刘氏“若咳而嗽者,当以治痰为先,治痰者必以顺气为主,是以南星、半夏,胜其痰而咳嗽自愈;枳壳、

陈皮,利其气而痰自下”(卷十九咳嗽)的主张,持有不同见解。他说:“愚观河间此说,谓治嗽当先治痰,因以南星、半夏之属为主,似得治嗽之法矣。此其意谓嗽必因痰,故胜其痰而嗽自愈,则理有不然也。盖外感之嗽,必因风寒,风寒在肺,则肺气不清,所以动嗽;动嗽然后动痰,此风邪痰嗽之本,本于外感,非外感本于痰也。又如内伤之嗽,必因阴虚,阴虚则水涸金枯,所以动嗽,脾虚肾败,所以化痰,此阴虚痰嗽之本,本于内伤,非内伤本于痰也。今日治嗽当先治痰,岂求本之道乎?”(同上)张氏的论点具有指导临床的实践意义,无疑是正确的。

二、辨丹溪:张氏认为,朱丹溪立“阳有余,阴不足”之论,用苦寒折火方药,乃“大倍(背)经旨,大伐生机之谬谈。”因为丹溪但知精血皆属阴,故曰阴常不足。而不知所以生精血者,先由此阳气;倘精血之不足,又安能阳气之有余?“知柏止堪降火,安能补阴?若任用之,则戕伐生气而阴以愈亡,以此补阴,谬亦甚矣”(卷三辨丹溪)。又,张氏对丹溪《格致余论》所说,六气之中,湿热为病,十居八九的观点,认为亦属大谬之言。他说:“寒湿之证,凡气令阴寒及阳气不足之人多有其证;而丹溪谓六气之中,湿热为病者,十居八九,亦言之过矣”(卷三十一湿证论治)。张氏评价丹溪,自知亦有过火之处,如云:“余谓阳常不足,岂亦非一偏之见乎?盖以丹溪补阴之说谬,故不得不为此反言,以救万世之生气”(卷二阳不足再辨)。应该看到,这一“矫枉过正”的手法,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。

《景岳全书》的精髓所在,在于辨证论治。他以虚实辨证为本,补泻疗法为经,分型论治为纬。创“非风”论,立“八阵”方,强调温补肾中阴阳,独树“精血”说,专辟“治形论”,善用熟地黄。张氏学说对后世有较大影响,他的功勋,诚有不可磨灭者。

治小儿遗尿验方

江西省东乡县小璜公社卫生院

吕福如口述 何早生整理

方药及服法:市售覆盆子30克,用水二碗,文火煎至一碗,去渣取汤,再用药汤煮猪瘦肉2~3两,不加作料,文火煮熟,肉和汤同时吃下(味不苦小儿易接受)。每日服1次,一般2~3次可愈。

适应症:小儿遗尿属肾虚体弱,检查无脊柱裂等器质性病变者。